

# 卷一百四十六



東洋大學衍義補卷第一

治國平天下之要

正朝廷

總論朝廷之政

臣按宋儒真德秀大學衍義格物致知之

要既有所謂審治體者矣而此治國平天

下之要又有正朝廷而總論朝廷之政何

也蓋前之所審者治平之體言其理也此

之所論者治平之政言其事也一主於知

益必知於前而後能行於後後

書名 大學衍義補一百六十卷首一卷 嘉靖三十八年福建吉澄等校刊本  
撰者 明 丘濬 撰  
卷 卷一百四十六  
內容分類 子- 儒家- 議論經濟- 明  
索書號 大木- 總類- 政論- 諸子- 46  
編號 C44920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C44920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大木- 總類- 政論- 諸子- 46](#)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大學衍義補一百六十卷首一卷 嘉靖三十八年福建吉澄等校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朝廷歲時覲聘禮節無失所經過郡縣無多而  
貨買止於京師安南入貢雖䟽然經行道路幾  
至萬里沿途隨處得以市買且宋朝書籍版本  
俱在國子監今書籍處處有之請自今外夷有  
來朝貢者非有 旨不得與交易而於書籍一  
事尤宜嚴禁彼欲得之許具數以 聞下翰林  
院看詳可否然後與之

以上譯言賓待之禮

大學衍義補卷第一百四十五

大學衍義補卷第一百四十六

治國平天下之要

馭夷狄

征討綏和之義上

周易既濟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

程頤曰高宗商之高宗也天下之事既濟而遠伐  
暴亂也威武可及而以救民爲心乃王者之事也  
唯聖賢之君則可若騁威武忿不服貪土地則殘  
民肆欲也三年克之見其勞備之甚  
朱熹曰三年克之言其久而後克戒不可輕動之

意

鄭汝諧曰以高宗之盛而伐鬼方猶三年而後克之其可用小人而啓多事之源乎無事之世捨內治而幸邊功者皆小人啓之也

臣按先儒謂威武可及而以救民爲心乃王者之事也唯聖賢之君則可高宗商中興之君雖不至於聖亦不可不謂之賢君也其所伐之鬼方意其人必有可伐之罪不得已而興師以弔民然而不急近功不用非人是以兵雖久用而處之者有道不至於罷散中國師雖遠出而任之者得人不至於別生他變後世以帝王之師爲弔伐之舉者必須事出乎萬全非萬全不可舉也是故於未濟之初審幾而緩進於既濟之後擇人而任用

虞書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禹乃會群后誓于師曰濟濟有衆咸聽朕命蠢茲有苗昏迷不恭侮慢自賢反道敗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棄不保天降之咎肆予以爾衆士奉辭伐罪爾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勳

臣按此萬世中國帝王征討蠻夷之始蓋夷有

四而居南方者謂之苗苗民弗循正理故帝舜遣禹征之由此一事而觀可見唐虞之世非獨政教與後世不同其征伐亦與後世不同也何也後世之征伐四夷皆以其侵軼我邊境戕賊我生靈以故興師討之而帝舜之命禹大禹之誓眾則惟數有苗之罪所謂昏迷不恭侮慢自賢反道敗德責其行已之不循正道也君子在野小人在位責其用人之不循正道也民棄不保責其不循正道以恤民而致其怨天降之咎責其不循正道以奉天而召其怒蓋以其人之

道還治其人之身未嘗有一言而及國家疆場之事嗚呼此其所以為帝王之師也歟

詩序六月宣王北伐也其首章曰六月棲棲皇皇不

戎車兵既飭整四牡駉駉強載是常服戎事之常服玁狁

孔甚熾也我是用急王于出征以匡王國

朱熹曰六月建未之月也成康既沒周室寢衰八世而玁狁內侵逼近京邑宣王卽位命尹吉甫帥師伐之有功而歸詩人作詩以序其事如此司馬法冬夏不興師今乃六月而出師者以玁狁甚熾其事危急故不得已而王命於是出征以正王國

也

謝枋得曰戎車曰旣飭則車馬器械士卒馬牛無一物不整齊矣四牡曰駉駉則無一馬不精強矣曰載是常服則無一衣一裳不經點檢矣

臣按

本朝學士朱善曰先王之法夷狄侵中國臣子背君父皆天下之大變諸侯有能討之者許之先發而後聞其急如此所以然者以中國不可一日而不尊天理不可一日而不明也今徽虜內侵不得已而應之雖六月出師而人不以為

暴者知其過之不在於君上蓋以為所以勞我者乃所以安我也匡之為言正也夷狄橫則中國危攘夷狄固所以正中國也

其第四章曰徽虜匪茹度也整居焦地名獲地名侵鎬地名及

方朔方至于涇陽言其深織同幟文鳥章鳥準之章白旆旗央

央鮮明元戎戎車十乘以先啓開行也行道也猶言發程

朱熹曰言徽虜不自量度深入為寇如此是以建此旌旗選鋒銳進聲其罪而致討焉直而壯律而臧有所不戰戰必勝矣

王安石曰元戎十乘所謂選鋒也兵法兵無選鋒

曰比

臣按易曰師出以律否臧凶左傳師直為壯曲為老所以然者惟其辭直故其氣壯惟其用之以律故每事而盡善今宣王與六月之師因玁狁深入我地不得已而應之其辭直矣其辭既直是以聲罪致討而我三軍莫不懷敵愾之心其氣安得而不壯哉辭直而氣壯而又選諸隊伍之中簡其鋒銳之士使之開先啓行其旗旒鮮明兵甲犀利無一事之不盡善此其所以為王者之師彼區區醜虜惡足以當我之鋒哉

其五章曰戎車既安如輕而前也如軒而後也

既信且閑薄伐玁狁至于大原

朱熹曰至于大原言逐出之而已不窮追也先王

治戎狄之法如此

臣按漢書嚴尤曰宣帝時玁狁內侵命將征之盡境而還其視戎狄之侵譬猶蝨蟲之螫驅之而已朱熹解薄伐玁狁至于大原以為先王治戎狄之法如此而謝枋得亦言薄伐者叛則伐之服則舍之不窮追遠討也由是觀之可見先王之治戎狄以吾邊境為限越境而入者則治

之不及吾境者則不治焉

詩序采芑宣王南征也其首章曰薄言采芑苦于彼

新田二歲曰新田于此芑田一畝方叔涖臨也止其車三千

師也干扞也之試肄也方叔率總率也止乘其四騏四騏翼

翼順序貌路車戎路有奭赤貌簟第以竹簟為車蔽魚服馬夔鈎膺領有

鈎而在膺有條轡革轡首也

朱熹曰方叔宣王卿士受命為將者也其車二千

法當用三十萬衆然此亦極其盛而言未必實有

此數也宣王之時蠻荆背叛王命方叔南征軍行

采芑而食故賦其事以起興曰薄言采芑則于彼

新田于此芑畝矣方叔涖止則其車三千師干之

試矣又遂言其車馬之美以見軍容之盛也

其卒章曰蠢動而無知爾蠻荆州蠻荆大邦為讎方叔元

也天老克壯其猷謀也方叔率止執訊獲醜戎車嘽嘽衆也

嘽嘽焯焯盛也如霆疾雷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獫狁蠻荆

來威

朱熹曰言方叔雖老而謀則壯也方叔蓋嘗與於

北伐之功者是以蠻荆聞其名而皆來畏服也

臣按中國之外有四夷惟南蠻北狄最為中國

患而在帝世已有有苗之師矣北狄之寇見于

經者始于宣王之世是時北有獫狁之征六月  
之師是也南有蠻荆之伐采芑之詩是也說者  
謂二詩皆班師時作六月之辭迫采芑之辭緩  
六月以計而定采芑以威而服也雖然時世不  
同而夷狄之盛衰亦異南與北殊俗古與今殊  
時強與弱殊勢所謂計與威不可以偏廢又在  
用之何如耳苟北伐而有文武之吉甫南征而  
有壯猷之方叔上之人用得其人而又委任之  
專則成功不難而夷狄賓服矣

序江漢尹吉甫美宣王也能興衰撥亂命召公平

淮夷其首章曰江漢浮浮水盛貌武夫滔滔順流貌匪安

匪遊淮夷來求既出我車既設我旗匪安匪舒淮夷

來鏞陳也

朱熹曰淮夷夷之在淮上者也鏞陳師以伐之也  
宣王命召穆公平淮南之夷詩人美之此章總序  
其事言行者皆莫敢安徐而曰吾之來也惟淮夷  
是求是伐耳

其二章曰江漢湯湯武夫泚泚武貌經營四方告成于

王四方既平王國庶定時靡有爭王心載寧

輔廣曰四方既平則王國庶可平定所謂柔遠能



邇也時靡有爭王心載寧又見宣王以天下爲心一有爭鬪則心之不安也讀此章見宣王能以天下之心爲心而召公又以宣王之心爲心也

臣按周室至厲王出居于彘國勢中微矣宣王卽位北伐玁狁則命吉甫南征蠻荆則命方叔至於討淮南之夷則又得召虎焉召公旣自疾其驅而一時從行之人亦莫敢安徐焉旣而經營四方告成于王止曰王國庶定而已庶之云者昔人謂幸其僅然非以是爲美也此無他用兵非人主之美事不得已而興師以遏絕亂略

焉耳非以快吾所大欲也

漢宣帝時先零羗楊玉叛時趙充國年七十餘上老之使丙吉問誰可將者對曰亡踰於老臣者上問當慶用幾人充國曰百聞不如一見兵難踰也度臣願馳至金城圖上方略羗戎小夷逆天背畔滅亡不久願陛下以屬老臣勿以爲憂

臣按充國謂百聞不如一見兵難踰度此真老將諳練之言彼不出國門而任已意以節制千里之外固有幸而中者矣要之不可爲法也

趙充國至金城湏兵滿萬騎欲渡河恐爲虜所遮卽

夜遣三校銜枚先渡渡輒營陳會明畢乃以次盡渡  
虜數十百騎來出入軍傍充國曰吾士馬新倦不可  
馳逐此皆驍騎又恐其為誘兵也擊虜以殄滅為期  
小利不足貪令軍勿擊遣騎候四望陜中無虜乃引  
兵進召諸校謂曰吾知羗虜不能為兵矣使虜發數  
千人守杜塞也四望陜中兵豈得入哉充國常以遠斥  
候為務行必為戰備止必堅營壁尤能持重愛士卒  
先計而後戰西至西部都尉府日饗軍士士皆欲為  
用虜數挑戰充國堅守

臣按充國謂擊虜以殄滅為期小利不足貪此

有國者馭虜之法充國行兵行必為戰備止必  
堅營壁持重愛士卒先計而後戰此可以為將  
兵者持重之法

酒泉太守辛武賢奏言以七月上旬齋三十日糧分

兵竝出擊罕口堅反并音基奪其畜產虜其妻子冬復擊

之虜必震壞天子下其書充國以為一馬自佗負三

十日食為米二斛四斗麥八斛又有衣裝兵器難以

追逐虜必商計度軍進退稍引去逐水草入山林隨而

深入虜即據前險守後阨以絕糧道非至計也先零

首為畔逆它種劫略故臣愚策欲捐罕并闇昧之過

先行先零之誅以震動之宜悔過反善因赦其罪選  
擇良吏知其俗者拊循和輯此全師保勝安邊之策  
臣按天子之師所以誅有罪罪有大小則誅有  
先後先零首為畔逆而罕犴特刼略耳刼略夷  
虜之常它種皆然不但罕犴也未嘗加兵於畔  
逆之先零而先加兵於闇昧之罕犴雖能制其  
命不足以服其心况未必能乎充國自謂其議  
為全師保勝安邦之策非但可用於一時真可  
以為萬世帝王以全取勝之法也

宣帝拜許延壽為疆壑將軍辛武賢為破羗將軍嘉

其策以書敕讓充國曰今轉輸並起百姓煩擾

軍不早及秋共水草之利爭其畜食至冬虜藏匿山

中依險阻將軍士寒手足皸裂疥寒倉寧有利哉今詔

武賢等以七月擊罕犴將軍其引兵並進充國上書

曰陛下前幸賜書欲不誅罕犴以解其謀臣故遣犴

豪雕庫宣天子至德罕犴之屬皆聞知明詔今先零

為寇罕羗未有所犯乃釋有罪誅無辜起壹難就兩

害誠非陛下本計也臣聞兵法攻不足者守有餘又

曰善戰者致人不致於人今罕羗欲為寇宜飭兵馬

練戰士以須其至坐得致敵之術以逸擊勞取勝之

道也今恐二郡兵少不足以守而發之行攻釋致虜之術而從爲虜所致之道臣愚以爲不便先零欲畔故與罕旃解仇結約常欲先赴罕旃之急以堅其約今虜馬肥食足擊之恐不能傷害適使先零得施德於罕旃堅其約合其黨迫脅諸小種虜兵漸多誅之用力數倍臣恐國家憂累繇十數年不二三歲而已先誅先零則罕旃之屬不煩兵而服涉正月擊之得計之理及其時也以今進兵誠不見其利

臣按充國引兵法曰攻不足者守有餘又曰善戰者致人不致於人今虜欲爲寇宜飭兵馬練

戰士以須其至坐得致敵之術以逸待勞取勝之道也此數言者真萬世守邊保國之格言良法

今日所當遵行也

宣帝詔武賢與充國合擊先零時羗降者萬餘人矣克國度其必壞欲罷騎兵屯田以待其敝作奏未上會得進兵壘書其子卬使客諫之充國嘆曰是何言之不忠也本用吾言羗虜得至是邪今兵久不決四夷卒有動搖相因而起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后羗獨足憂邪吾固以死守之遂上屯田奏曰羗虜易以計

破難用兵碎臣愚以為擊之不便計度臨羗東至浩  
豐羗虜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可二千頃以上臣願  
罷騎兵留步兵分屯要害處至四月草生發郡騎及  
屬國胡騎各千就草為田者遊兵以充入金城郡益  
積畜省大費謹上田處及器用簿上報日即如將軍  
之計虜當何時伏誅兵當何時得決孰計其便復奏  
充國上狀日臣聞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貴謀而  
賤戰百戰而百勝非戰之善者也故先為不可勝以  
待敵之可勝蠻夷習俗雖殊於禮義之國然其欲避  
害就利愛親戚畏死亡一也今虜亡其美地薦調草

於寄託遠遜骨肉離心人有畔志而明主班師罷  
兵萬人留田順天時因地利以待可勝之虜雖未即  
伏辜兵決可期月而望羗虜瓦解前後降者萬七百  
餘人及受言去者凡七十輩此坐支解羗虜之計也  
臣謹條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惟明詔采擇

臣按充國所謂帝王之師以全取勝此一言者  
萬世中國保治安邦之格言國家當全勝之時  
猝有兵革之變一以是言為主毋僥倖於一戰  
以中賊之計張賊之威必持重而不輕動必詳  
慮而不苟進非在我者有必不可勝之資而在

彼者有必可勝之筭斷然不輕發也

趙充國奏每上輒下公卿議臣初是充國計者什三中什伍最後什八有詔詰前言不便者皆頓首服魏相曰臣愚不習軍事利害趙將軍數畫軍策其言常是臣任其計可必用也上於是報充國嘉納之其後充國乞骸骨罷就第朝廷每有四夷大議常與參兵謀問籌策焉

張栻曰漢將誠當以趙充國為最凡將之病患於用而不詳也充國蓋更軍事多矣及聞西羌之事則不敢以遽而曰兵難遙度願馳至金城圖上方

略其不敢忽如此蓋思慮之深經歷之多孔子所謂臨事而懼好謀而成也將之病在於急近功也充國則圖其萬全陳屯田十二利持久而為不可動之計其規模與孔明渭上之師何以異哉將之病在果於殺而不恤百姓也充國任闔外之寄而為國家根本之慮要使百姓安邊疆固而西戎坐銷焉此殆三代之將非戰國以來摧鋒折敵者所可班也及覆究其規模味其風旨遠大周密拔出倫輩其在宣帝時且不獨為賢將殆可相也使其為相必將為國家圖回制度為後世慮安養百

姓爲邦本計如魏相董當在其下風耳

戴溪曰世有所謂智將有所謂勇將有所謂常勝之兵有所謂幸勝之兵四者不可同日而語也圖事揆策因時制勝以深謀遠慮爲先惟全國全軍是務此智將也躍馬撫劍窮討殊闔貪前利而不恤後害急近功而不暇遠略此勇將也以律而出見利而動十則圍而五則攻避其銳而乘其弊此常勝之兵也勃興於草野間巷之中再鼓於奔北敗衄之後垂亡而復存轉禍以爲福此幸勝之兵也勇將能効搏折之力智將能取指縱之功幸勝之兵可成事於一時常勝之兵可爲法於萬世克國以智將而用常勝之兵故先計而後戰常曰擊虜以殄滅爲期小利不足貪又曰兵所以明德除害也舉德於外則福生於內不可不謹又曰帝王之兵以全取勝又曰兵以計爲本故曰多筭勝少筭不勝又曰戰不必勝不苟接刃攻不必取不苟勞衆凡上書至於論列再四其言深切可爲萬世法與夫不度彼已不計成敗殘兵以逞僥倖功名者豈不相萬萬邪

臣按自古論兵者多矣惟趙充國最得帝王全

勝之要道焉萬世持盈守成之君所當師法者也蓋創業之君與守成之君不同故其用兵亦不同焉何也創業之君尺地一民皆非已有其所糾集者皆一時烏合之衆兵雖衆而人心不堅軍資有限而餽餉或至於不繼故乘勢急戰以求決勝若夫守成之君則不然上承祖宗之業內撫人民之衆以衆而臨寡以大而制小以有餘而應不足其於寇賊夷狄除去其害爾非有所利之也况其所嘯聚者皆吾之民克之雖可喜而亦可悲勝之未必得福而敗或足以致

禍在我所繫者重故其發之也不可以輕故非萬全決勝必不爲也自世尚孫吳之法謂兵貴神速往往以逗遛爲將之罪殊不知帝王之師與敵國戰爭不同彼言各有當耳惟充國以深遠之謀用常勝之兵所謂帝王之兵以全取勝全之一言真得三代帝王用兵取勝之要道萬世所當師法者也張栻謂漢將當以趙充國爲最嗚呼豈但漢之將哉臣竊以謂古今論帝王之師者一充國而已何止最於將而已哉班固曰久矣夷狄之爲患也故自漢興忠言嘉謨之



臣曷常不運籌策相與爭於廟堂之上乎高祖時則  
劉敬呂后時樊噲季布孝文時賈誼鼂錯孝武時王  
恢韓安國朱買臣公孫弘董仲舒人持所見各有同  
異然總其要歸兩科而已縉紳之儒則守和親介冑  
之士則言征伐皆偏見一時之利害而未究匈奴之  
終始也自漢興以至于今曠世歷年多於春秋其與  
匈奴有脩文而和親之矣有用武而克伐之矣有卑  
下而承事之矣有威服而臣畜之矣詘伸異變強弱  
相反

臣接班固謂漢之諸臣論馭匈奴者不過兩科

和親與征伐而已然兩科之中又各有兩科  
脩文而和親之上也卑下而承事之則失之弱  
矣威服而臣畜之上也黷武而征伐之則失之  
暴矣然此皆視夷狄以爲屈伸強弱非帝王慎  
德威懷之道也是故凡爲天下國家者必內無  
虞廷怠荒之失外有周官九伐之師合內外而  
一之斯其爲帝王馭遠之術歟以上言  
征討  
以上征討綏和之義上

大學衍義補卷第一百四十七

馭夷狄

征討綏和之義

左傳襄公四年晉悼公曰然則莫如和戎乎魏絳曰

和戎有五利焉戎狄荐居草狄人逐水賈貨易土

土可賈焉一也邊鄙不聳民狎習也其野穡人成功二

也戎狄事晉四鄰振動諸侯威懷三也以德綏戎師

徒不勤甲兵不頓壞也四也鑒于后羿而用德度遠至

邇安五也君其圖之公說使魏絳盟諸戎

臣按此後世和戎之始